

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与新一代图书馆学人的使命

——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八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吴慰慈

摘要 新中国成立 6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显现出值得肯定的学术成就。研究者们努力重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拓展了研究的国际化视野,注意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重视联系实际问题进行研究,自觉引进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由于上述学术研究思路的新进展,带来了图书馆学的新变化,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和空间扩展了,图书馆学的技术含量提升了,出现了新的学科生长点。但也存在着诸如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不甚明确,各地区和各系统间的研究状况发展不平衡,生搬硬套、不够严谨等问题。因此,新一代图书馆学人面临着新的使命:要更加重视理论创新;严谨治学,摒弃“简单化”;加强实证研究;突出应用研究;关注方法论研究。

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发展 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学人使命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e author summarize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since 1949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especially since 1978 when China began its open-door policy. They are focused on restructuring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extending international views, considering cross-disciplinary exchanges, putting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es, and introducing diversified methodologies. These new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rought about new changes in library science, and some new hot topics have appeared. 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existing problems and expresses his hope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researcher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Mission.

CLASS NUMBER G250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图书馆学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也显现出值得肯定的学术成就。我不想用事实性数据来说明上述结论,而是采用对研究工作有指导意义的“学术思路”、“思维方式”、“视野、视角”等来陈述我的看法。

一、学术思路的新进展

1. 努力重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这是新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追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先后有 14 本图书馆学理论著作(含教材)问世;21 世纪初另有 3 本理论著作(含教材)出版。这 17 本著作(简称 14 + 3,包括:

“概论”系列、“基础”系列、“原理”系列、“新探”系列)都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重构的产物,是图书馆学人广泛吸收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经过数年的盘整梳理,产生了文献信息理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知识交流理论等。在这段时间里,图书馆学界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利、信息平等、信息保障制度等很多理论命题展开讨论,显示出新一代图书馆学人一直在尝试构建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理论体系。时至今日,关于图书馆学理论重构的文章仍时常出现。也正是由于关注之多,关注之持久,研讨之深入,出现了角度频繁转换、理论主张多元、理论体系不成熟不稳定的问题。图书馆学

理论体系重构存在的问题促成了图书馆学人对此进行反思。在不断评析、争鸣、反思的过程中,人们也学会了克服浮躁与低俗,多了一些客观与冷静。我们应该看到在重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中积累了一些有创见、有新意、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沉淀出了一些理论上的共识。

2. 图书馆学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得到拓展。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图书馆专家“走进来”讲演、发表论文和专著;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去”,走入 IFLA 各专业委员会,走上国际图书馆论坛,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国际合作与交流是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科发展和事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社会形态的变迁,媒介环境的变革以及受众接收习惯的潜移默化,国外图书馆学原有的学科体系内的各个分支领域都在结合新的命题展开新的研究。国内图书馆学界非常重视国外图书馆学的研究,积极引进国外图书馆学先进成果,为图书馆学提供了高水平发展的参照系。有些文章显示出国内研究者在国际图书馆学和广义社会科学的广阔背景下来思考图书馆学学科建设问题。对国外图书馆学成果的了解和引进,有助于我们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发展和创新中国图书馆学。

3. 注意学科之间的横向拓展,并引进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图书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渗透和结合,注意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着力开发图书馆学内部的横断分支学科的研究。科研工作顺序一般是先定量,后定性,从量的变化看质的发展。如果量的积累不足,或广度、深度不够,就会导致定量不准确,就不可能有恰如其分的定性。定量分析使定性分析更具有客观依据,并使结论更加严密和科学。

4. 重视联系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改革开放带来社会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化,纯理论的研究使图书馆学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者表达了“危机感”及迫切希望摆脱“窘境”的愿望和心情。有的学者发出了图书馆学必须关注现实问题的呼唤,提出了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期盼从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出发,以解决中国图书馆的实践问题、现实问题为目标。近 10 年来,

联系实际问题的研究思路使图书馆学领域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丰富多样,新兴前沿性课题不断涌现。这种研究思路表达了强烈的人文关怀,更多地表现出了图书馆学人的社会责任。例如,人们通过研究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表达了构建普遍均等服务的美好愿望;通过研究图书馆 2.0 表达对用户体验的支持;通过研究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前景来助力图书馆社会定位的提升。这些视角让我们感到图书馆学对现实问题不再表现出冷漠和凝滞。

5. 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问题上,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除了引进欧美国家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些新方法外,还采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自觉接受了哲学原理和哲学方法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图书馆学学科建设。1987 年在重庆召开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专题研讨会上,重点讨论了方法论体系问题,除对原有的“三层次”、“四层次”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又具体地分析了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比较方法、移植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应该指出,系统分析等方法被引进图书馆学,既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也开拓了图书馆学的领域。将图书馆作为信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来考察,会使图书馆学的宏观考察和微观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图书馆学的新变化

1. 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和空间扩展了。传统图书馆学是以馆藏建设、读者服务与图书馆管理为基本范畴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图书馆学研究逐渐向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知识管理等领域拓展。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组织原理与方法,知识信息处理方法与技术应用,知识单元的自动标引与自动检索,文献知识与信息深层揭示的原理与方法,电子文献的采集、保管与利用,科技信息交流媒体/载体的整合,社会经济信息化测度与评估,知识创新与科技信息转化机制,基于知识服务的图书馆改革与体制创新等等,都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这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更新与丰富图

书馆学的内容,增强图书馆学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与影响力。

2. 图书馆学的技术含量提升了。现代图书馆普遍采用新的信息技术,主要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远程通讯技术、高密度存储技术应用于图书馆工作领域,使图书馆服务向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向推进,这样就必须展开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数字图书馆技术起初是以书目为中心或以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为中心,典型的成果是网络联机合作编目系统、联机情报检索系统等。随后,数字图书馆技术发展到了以资源数字化为中心,主要是扫描技术、OCR 技术、海量信息存储技术、全文检索技术等。目前,数字图书馆技术发展到了以资源集成为中心,核心是解决分布式异构数字资源的互操作问题,代表技术是跨库检索技术、OpenURL 技术、门户技术、元数据收割技术等。最近两年,RFID 技术(射频识别)的应用研究也比较引人注目。RFID 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排架体系与标识系统,能够实现准确快速定位和导航。加强对 RFID 技术标准的研究有利于扩大其应用范围。

3. 图书馆学显现出新的生长点。20 世纪末,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信息媒介的功能日益重要,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建设,知识管理系统的设计,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电子资源的采集、保管与利用,数字资源整合,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智能检索,数字参考咨询,数字图书馆开发、管理与技术,开放存取学术交流模式等领域成为图书馆学新的知识生长点。这些新的生长点是图书馆学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说明图书馆学与这些学科的交融关系越来越密切。

三、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 60 年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学术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 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不甚明确,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存在着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偏向。重复研究依然存在,这种重复表现为选题重复、思

路重复、方法重复。像知识管理、资源共享、信息服务等热点问题,发表的成果数量相当可观,但在研究思路、理论观点、技术方法因别开生面而具有创新性的著述并不多见。重复研究不过是对既有的知识总量的重组,对知识总量的增长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

2. 研究队伍的组织、研究课题的选定、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在各地、各系统中发展很不平衡。

3. 有的研究者在著作中引进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存在着生搬硬套的做法,导致一些非科学成分的出现,降低了图书馆学的科学水平。

4. 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图书馆学家的学术思想,未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5. 有些论文论证不够充分,不够严谨,未能把观点和材料、定量和定性统一起来,因而难以用定量的数据证明定性的观点,用定性的观点统率定量的材料。

四、新一代图书馆学人的使命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态势,呈现出全面推进、注重创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的成员,担负着重要的学术责任,面临着新的使命。

1. 更加重视理论创新。科研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是创新。一项学术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可以从四个方面考察:(1)在开拓研究领域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2)在使用研究方法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3)在运用论证资料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4)在阐述观点或理论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具备任何一种形式的创新,都可称得上是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

图书馆学理论创新应该注意学科发展中基本问题的阐释,其中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尤为重要。它是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为图书馆工作实践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指导。应该注意学科新框架的建构,为新的知识生长点提供可发展的空间。应该瞄准学科前沿性课题,密切关注应用领域的发展变化和存在难点,力求更

好地贴近实践,在理论和应用之间构建一种协调发展的格局。

2. 严谨治学,摒弃“简单化”。科学研究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活动,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要严谨治学,摒弃“四个简单”: (1) 简单移植,只是对他人方法的应用和重复; (2) 简单揭示表面现象,没有深入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3) 简单延伸,只是进一步证实他人的研究工作; (4) 简单推理,只是采用一定的实验证实已知的结论。

3. 加强实证研究。图书馆学所研究的问题大多是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因而实证研究应当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维度和思路。但是我国图书馆界有不少人仍然习惯于从理论命题到理论命题的推演式研究;也有学者的研究还停留在罗列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结论。实证研究的缺乏不仅是一个学术风格的问题,更是一个影响学科发展的问題。

4. 突出应用研究。信息技术的进步及信息环境的变化为图书馆学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传统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为了有效地解决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问题,人们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更加突出了应用研究。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省、部级项目中不断获得资助。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体的图书情报现代技术研究已形成规模,其研究成果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应用中已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5. 关注方法论研究。研究方法的创新对理论创新常常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指出,范式的转换就是科学的革命,科学革命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逐步过渡的

过程。在科学史上,每门学科获得重大进展往往都与方法论的突破紧紧联系在一起。具体说来,从研究方法与路向上看,今后几年图书馆学研究仍将表现为“反思”、“批判”与“深化”的意识,持续对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图书情报事业改革、图书馆职业伦理与核心竞争力、图书馆信息组织、知识管理、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数字图书馆等基本问题进行审视与新探。系统方法、数学方法、文献计量方法、移植法与比较法将会在图书馆学的一些新领域得到应用。就图书馆工作领域而言,由于人的行为的目的性与因果性的对立统一,也由于许多图书馆现象不确定与确定性的对立统一,所以图书馆学研究应坚持采用定性 with 定量相结合、以定性为主要综合描述的方法。从趋势来看,关于图书馆改革的反思研究、关于图书馆转型的趋势研究、关于图书馆发展的比较研究、关于中国图书馆传统的历史研究,可能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的重要研究主题。

总起来说,图书馆学研究要坚持理论与技术相融合,开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面向实践,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要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逐步形成两者相互融合的研究格局。

以上陈述了我对推进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不知是否妥当。我的本意是做引玉之砖,引发更多的人思考此问题,共同促进中国图书馆学的繁荣昌盛。

吴慰慈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八届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通讯地址:北京。邮编 100871。

(收稿日期:2009-09-29)